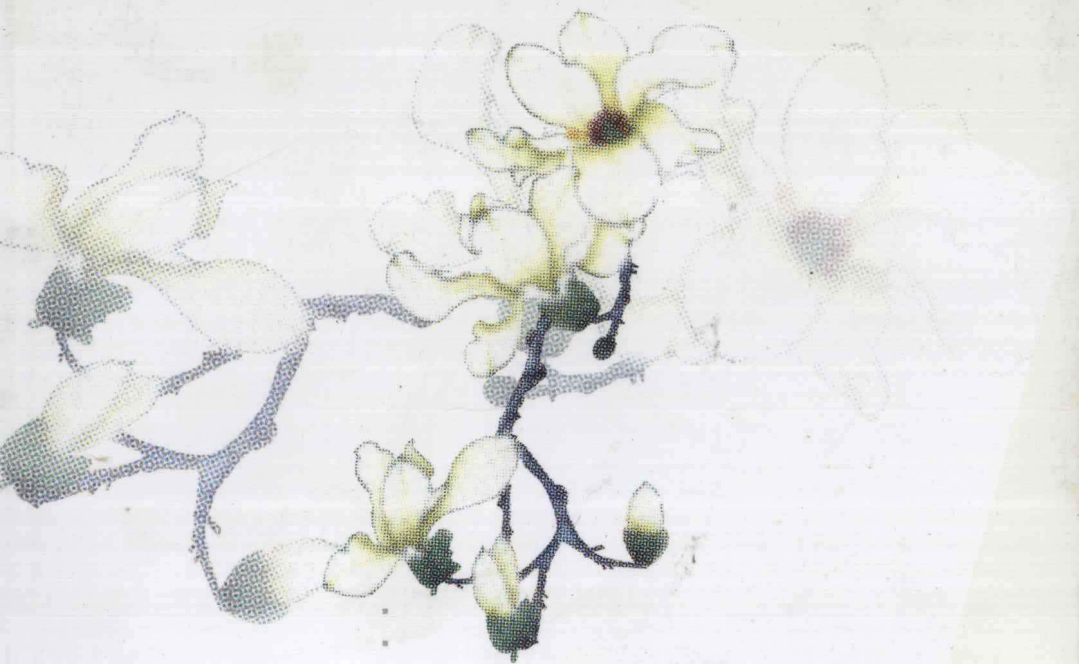


博

达

文

丛



文字里的村庄

——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

■ 韩春燕 著

文字里的村庄

——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韩春燕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博达文丛)

ISBN 978-7-208-09670-7

I. ①文… II. ①韩… III. ①乡土文学-小说-文学
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1845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

文字里的村庄

——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

韩春燕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205,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670-7/I·844

定价 22.00 元

上编:通往村庄之路

第一章 文学的他乡与故乡 / 013

第一节 村庄人群与村庄叙事 / 016

第二节 村庄事物与村庄叙事 / 020

第三节 村庄文化与村庄叙事 / 026

第二章 文学的村庄是个魔方 / 037

第一节 叙事立场与村庄隐喻 / 039

第二节 叙事视角与叙事模式 / 056

第三节 嬗变中的叙事话语 / 071

附录 有一种生命逆向生长:读高晖的 《康家村纪事》 / 080

下编:村庄的内部风景

第三章 村庄的时间与空间 / 089

第一节 田园诗叙事中的有机
时间与毗邻关系 / 091

第二节 空间叙事的缤纷意味 / 102

第四章 村庄的人与物 / 112

第一节 鲜活在文字里的村庄人物 / 113

一、村庄历史文化的凝结物:老人 / 114

二、村庄隐秘的生机:浪子与浪女 / 121

三、村庄永在的慈悲:地母女性 / 129

四、村庄之旗:政治经济权威与知识
文化权威 / 134

五、村庄楔入者:知识青年与
流浪人员 / 140

第二节 审美观照下的物态村庄 / 151

一、自然物象 / 152

二、房屋建筑 / 155

三、生产生活器物 / 161

四、家禽牲畜 / 166

第五章 村庄文化 / 171

第一节 村庄文化中的民俗礼仪 / 173

一、节日礼俗 / 177

二、生死嫁娶礼俗 / 185

三、娱乐礼俗 / 194

第二节 村庄文化中的民间信仰 / 197

第三节 村庄文化中的家庭伦理 / 207

附录一 在街与道之间徘徊

——解析孙惠芬乡土小说的文化生态
/ 220

附录二 在轻与重之间飞翔

——读铁凝长篇小说《笨花》 / 233

结语 / 244

参考文献 / 248

后记 / 252

导 论

村庄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单元,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人书写的对象。从陶渊明笔下的理想田园到杜甫笔下的乱世村落,村庄无论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和生活的避难所、归宿地,还是社会现实的缩影,它都具有着某种单一的指向和意义。也就是说,在古典文学中,村庄只是一幅美丽或苦难的画卷,它还缺少理性目光的打量和发现。写作者作为乡土中人,在他的眼里,村庄是与庙堂相对的江湖,是与出仕相对的隐逸。诗言志,说到底,他们要书写的是他们自己。

在乡土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内,没有人能真正地反观和审视农民以及农民的村庄。

村庄的真正被发现是一宗现代性事件。它的被发现,是因为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西方的工业革命,最后导致了中国被迫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中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面对这个农业国家的积贫积弱,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们在现代性焦虑中,开始用刚刚获得的现代性目光打量乡村和乡民,在这样一种获得了新的参照系的全新视角下,农民与村庄凸显出了传统中国的各种形貌,于是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表达情绪和思考的主要对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主要对象。

001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鲁迅开始,乡土小说的启蒙主义表达一直是中国小说的主干。鲁迅从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起就对村庄与村民的书写进行了不懈努力,在鲁迅影响下,1920年代的众多乡土小说的写作者,以众多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品,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乡土小说流派”。这一流派的创作后继有人,百年来,以人的启蒙为目的的乡土书写一直绵延不绝。同时,1920年代的废名和1930年代的沈从文的乡土诗化小说,以对村庄生活和村庄人群的诗意描写也独树一帜并影响深远。

而早期的普罗文学和左翼文学作家则以村庄为基点,在社会学层面揭示村庄内部结构、矛盾、问题,将村庄生活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探究中国农民的出路和社会发展方向。这一脉的书写后来演化成农民翻身解放、阶级斗争的政治性叙事。

近代之后,村庄叙事有了现代性的烛照,现代性灯火中,人们在通往村庄的纷乱道路上,奔向了被重新发现的多面的村庄。“文化冲突”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这种文化冲突必然会带来知识分子的严重焦虑,这种文化选择上的焦虑促使更多的作家将视野转向古老的村庄,对农耕文化的宁静和诗意进行想象性的书写,为自己的心灵追寻依托和归宿。同时,也有人从另外的道路上分别发现村庄文化上的污垢,社会层面的压迫,以及它所呈现的人类生存困境。

于是中国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面貌。

“‘乡土文学’是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它并非产生于原初的农业社会,只有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整个社会和人类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它才具有现实意义。”^①作为乡土社会具体构成的村庄亦是如此。自工业文明诞生后,农业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被凸显了出来。在西方,19世纪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催生了大批乡土作家和文本,如法国、美国、意大利、芬兰等国的哈代、库波、维加尔等人。而在中国文学中,村庄作为一个独立的书写对象是出现在“五四”后的现代文学中。

我国的乡土小说是一个边界具有模糊性,内涵具有不确定性的概念。在不同人那里对乡土小说的界定也不甚相同。有人将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无限扩大,使乡土小说成为一个宏阔的概念,使之涵盖了这个家族所有从不同角度出发被赋予的名称,包括“乡土小说”、“农业题

① 崔志远:《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农村小说”、“乡村小说”、“农民小说”、“农民文化小说”、“乡情小说”、“寻根文学”、“新乡土小说”、“三农小说”等等文学命名。也有的在乡土的独特美学意蕴上来界定乡土小说,认为只有那些具有“风土人情”、“异域情调”,隐现着乡愁的风俗画性质的小说才是乡土小说。概念上争议最大的该属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

无疑,农村题材小说脱胎于早期的乡土小说,从早期的乡土小说到农村题材小说的转变经历了一个不算漫长的过程。1920年代对乡土小说的阐释本身其实就存在着差异和分歧,“五四”时期周作人等乡土文学的先驱者们是认为“在‘土气息、泥滋味’里最能寻觅到揭示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描写点,亦最能张扬‘五四’的‘个性解放’之精神”^①,所以,他们主张将主观意念隐藏在地方色彩之中,用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来完成写作目的。而茅盾等人主张将地方色彩与社会内容紧紧糅合在一起,这社会内容主要指的是为“被损害者和被压迫者”呼号的阶级内容,在1930年代,他在为乡土小说最后定位时,本着“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把“世界观”和“人生观”置于“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之上,影响到1930年代以后的许多乡土小说的创作。“它在推动乡土小说沿着现实主义方向迅速发展的同时,亦给乡土小说走向一个较狭窄的创作地带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②正如丁帆先生的《中国乡土小说史》所言,作为实践《讲话》精神的代表,赵树理小说的生成和发展标志着乡土小说从“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描绘逐渐褪色的过程。从1940年代赵树理小说观念的“隐现”,到1950年代的“显现”,最后影响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乡土书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里,乡土小说概念被置换成农村题材小说,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被逐渐消灭,只剩下题材特征了。

003

①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②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关于村庄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美学想象被社会学想象所取代的过程。

想象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对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想象具有意识形态性,它是人的主体性对客观对象的一种观念,一种态度,一种思维方式。文学的村庄作为一种现代性发现,它来自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乡土想象。小说是想象的产物,想象源自于距离。创作主体在时间、空间以及心理上对村庄进行有距离的审美观照,产生出乡土文学中的村庄,文学的村庄承载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审美理想,再现着特定地域的自然景观、方言土语、风土人情,表达深邃的情感。

乡土想象是作家在一定的运行机制下,对乡土的一种观照方式,在这种观照中,表达了作家的情感和思想。在西方现代文明面前,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从而富国强民,而他们对现代性的思考必然投射到文学中来。在一个乡土性国家中,乡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点和试验场,于是,我们看到了封建伦理所笼罩的黑暗蒙昧的乡村大地。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在现代文明大规模入侵下,坚持现代性批判立场,努力发掘文明侵袭之外乡土世界的诗性美丽,着意构筑一个能让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家园。那些要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合理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乡土想象是关于阶级的,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乡土世界黑暗残酷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以及阶级的反抗。村庄作为乡土世界的一个现实载体,作为一个多向度想象的对象,在各种乡土想象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农村题材小说的描写对象,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面临着变动和重组的乡村世界。它是一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具有明显社会历史内涵的题材选择,它所表现的是在激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农村和农民的前途和出路问题。比如,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赵树理等人的创作,赵树理笔下的李家庄和三里湾已经不是自然状态下的传统村社,它们是具有崭新面目的新式农村,这些新式村落中充满新与旧的冲突和

斗争,而新中国成立前后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艳阳天》等更是具有理念化模式化的作品。但由于这些农村题材小说也不乏地方风土人情的展示,也涉及一些美丽的风俗画的绘制,很容易影响读者的判断。赵树理作为农村题材小说的一面旗帜,钱理群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评道:“赵树理很少写自然景物,却用很多笔墨写民俗,写那种系乎水土地气的民风民性,他是把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景物’、一种社会精神附着物。对他的小说而言,写民俗主要是为了提供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环境,表现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精神变迁,同时也为了加强小说的故事性。”^①赵树理将民俗作为一种风格化的装饰,一种乡村政治生活的点缀,使风土民俗被赋予特定的政治内涵,担当起了言说社会历史的功能。这应该是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风土人情描写与纯粹意义上的乡土小说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中绝大多数村庄叙事都属于农村题材小说,其中的风土民情都具有装饰性和政治意义表达的功能。在乡土小说族群里,农村题材小说属于乡土韵味淡薄,政治意趣浓郁的一枝。

村庄叙事经由百年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它根系发达,枝桠却探往不同的方向。写村庄,就离不开村庄里的人,就离不开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民俗礼仪等村庄文化,就会有或浓或淡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同时,村庄的面貌是发展变化的,村庄的文化结构也是变动不居的,写作者打量村庄的目光和观察村庄的角度也是有区别的,他们想让村庄承载的意义更是各不相同。

从静止到动态,从一元到多元,村庄书写经历了从古代静止意象的代代传承到现代性烛照下村庄世界的变动不居,再到全球化语境中村庄的多元化寓意建构。在这样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中,记录下了不同历史时期作家文化心理的变迁和美学理想的建构。千百年来的村庄现

005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实经由具有不同想象机制的写作主体，最后成为了面貌多姿的文学。

村庄是本书研究出发的原点，也是用来观察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发展历程的一个角度，一个解剖体。在由村庄连缀着的中国乡土文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气质不同风貌各异的文学村庄在时空的经纬线上楚楚动人：

《祝福》中的贺家坳、《阿Q正传》中的未庄、《孤独者》中的寒石山村、《黄金》中的陈四桥、《惨雾》中的枫溪村（环溪村）、《疯妇》中的泰定村、《樊家铺》中的樊家铺、《小二黑结婚》中的刘家蛟、《李有才板话》中的阎家山、《李家庄变迁》中的李家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暖水屯、《暴风骤雨》中的元宝屯、《创业史》中的下堡村蛤蟆滩、《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庄、《艳阳天》中的东山坞、《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葫芦坝、《乡场上》中的梨花场、《蛾眉》中的细柳营、《香魂女》中的郜家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靠山庄、《人生》中的高家庄、《黄河东流去》中的赤杨岗、《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北极村童话》中的北极村、《老井》中的老井村、《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清平湾、《桑树坪纪事》中的桑树坪、《爸爸爸》中的鸡头寨、《小鲍庄》中的小鲍庄、《狗日的粮食》中的洪水峪、《白鹿原》中的白鹿村、《上塘书》中的上塘村、《缱绻与决绝》中的天牛村、《羊的门》中的呼家堡、《无风之树》中的矮人坪、《村子》中的松陵村、《白纸门》中的雪莲湾、《玄武》中的玄武村、《农民帝国》中的郭家店……

还有致力于构筑“邮票”大小文学故乡的那些作家，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村庄，比如贾平凹的仙游川、清风街等商州村落，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山东村落，阎连科的河南耙耧山脉村庄，夏天敏的云南望云村，毕飞宇的江浙王家庄，苏童的江浙枫杨树村，孙惠芬的辽南歌马山庄，阿来的藏区机村等等，这些姿态各异、内涵独特的村庄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乡土中国的现代变迁，同时也蕴涵了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思潮，

以及创作主体差异对文学创作影响的秘密。对村庄美学建构的独特性和内蕴探索的丰富性展开深入研究,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中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我们从这些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学的基层单位村庄入手,一定会对中国百年乡土文学的嬗变有一个新的发现。

村庄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在文学史上还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在文学文本中,地理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村庄已经转换成了某种文化结构。文学的村庄作为作家乡土想象的产物,它携带着作者的主观认知、社会理想、美学趣味,携带着一个时代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信息。以村庄为对象进行乡土文学发展演变的探究,意义重大。

“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今,中国乡土文学经历了复杂的发展与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与乡土文学创作始终相伴的是乡土文学研究。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乡土文学研究者们积极地进行乡土文学的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探索乡土文学创作的规律,为促进乡土文学的发展付出了极大努力。19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研究日趋复杂多元。有的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研究,有的从文化学视角来研究,有的从乡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有的从乡土文学与农民关系的角度研究,有的站在知识分子角度,由乡村小说切入研究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还有的从农民的立场出发研究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也有运用心理学知识,从创作主体的心理与文化心态上研究乡土文学,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文明冲突和农民进城的角度研究乡土文学,而丁帆等人在乡土文学研究中,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大陆与台湾的乡土文学进行研究,其专著《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从地域文化角度,历时性地考察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演变历程,寻找出了两岸文化中所具有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构性特征。除上述的研究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乡土文学史

008

的写作,如陈继会等人,从文化视界中对各时期的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与艺术特色进行了梳理总结,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史》;丁帆等人则是把乡土小说放在了世界文学视阈内进行考察,对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审美特征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基础梳理出了《中国乡土小说史》;范家进的乡土文学史专著《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比较特别,他借对现代乡土小说史中三个重要代表作家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的考察,以点窥面,勾画出中国现代乡土作家创作的三种基本姿态,即思想姿态、情感姿态和艺术姿态。

从乡土文学研究情况来看,中国的乡土文学研究与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一样,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这种复杂多元的研究状态在中国还将持续下去。

国外对乡土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思维不同于中国的乡土文学研究,国外的乡土文学研究更多的是从文学创作方法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他们通常把乡土文学当作是实践某种创作方法的载体。在世界乡土文学研究中,始终把“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作为乡土文学的基本风格 and 基本要求。正是由于国外的乡土文学研究特别强调“地方色彩”,所以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乡土文学的时候经常把富于民族文化特点的“寻根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比如加拿大学者杜迈可对韩少功和莫言的创意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中国乡土文学进行研究时,是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民族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他们并没有中国的乡土经验,他们对中国乡土文学进行阐释,采用的是西方“他者”话语系统,因此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只是他们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美国罗格·盖德曼的《一百个出自乡村孤独的中国词条》等文章即如此。正如萨义德所说的那样:“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

由以上概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乡土文学研究虽然日趋复杂多元,但都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点进行的宏观性研究。村庄作为乡土社会的

基层单位和乡土中国的基本载体,只在社会学中进行过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文学研究领域至今还没有对其进行直接系统的研究,目前只见到一篇与之相近的论文,《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刊登的《村庄的意义与表达》,该文以村庄这个空间概念来分析现代作家对于乡土社会的审美态度及现代性想象。本书从乡土文学具体而微的村庄入手,把村庄作为研究标本,期望通过对当代小说中不同时空下村庄世界的分析,来探究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面貌以及嬗变的轨迹。

本书准备从文学村庄的本体研究和文学村庄与外部关系研究两方面着手,而文学村庄的本体研究将要涉及文学村庄的种类划分,比如具有政治隐喻功能的村庄,具有文化隐喻功能的村庄,具有国家民族隐喻功能的村庄,以及作为精神家园审美乌托邦的村庄等。对村庄的本体研究还将涉及村庄的知识体系,村庄知识体系构成中的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新知识和旧知识。还有村庄的时间,村庄的空间,村庄的秩序,村庄的权力结构,村庄的人物,村庄的习俗等等。村庄与外部关系研究,包括作者的叙述视角,是外来者介入式视角,还是内部视角;村庄的形象气质、村庄的叙事美学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与创作主体的关系;村庄的虚构性与百年来中国人现代性想象的关系等等。还有同一时间段不同文学村庄的比较,不同时间段文学村庄的比较,如同是具有政治隐喻功能的村庄,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喻体就会发生变化。

009

文学的村庄是一个实在性的空间名词和一个象征性的内在文化表征的结合体,所以关于村庄的叙事是纷繁多样变动不居的。但一百年来乡土文学,不管是启蒙还是救亡,不管是革命还是新农村建设,不管是回归还是出走,不管是在乡土寄寓民族性还是欢呼全球化,也不管是寻根还是解构式地对乡土进行嘲弄,都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深刻思考。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连缀起这缤纷多彩的村庄叙事,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乡土文学。

本书使用的是宽泛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概念,采用的是宏观和微观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内容上,有宏观的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村庄与外部关系研究,也有对当代文学史上各种村庄叙事的微观研究。对村庄叙事文本的微观研究,仿佛用竹签串起一串美丽的糖葫芦,而剖开糖葫芦上的每个山楂,它们都还有着自己内部的风景。

本书的重点是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村庄叙事的深入探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的嬗变拥有新的发现。难点是乡土文学时间跨度大,研究对象多,涉及因素繁杂,既要面对众多的史料和文学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还要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宏阔的艺术视野,也就是说,要进得去,出得来,有深度,还得有高度。

着眼于村庄来研究中国乡土文学的嬗变,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村庄作为农业中国的基层单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国文人的审美对象,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农民的生存场,具有着不言自明的研究意义。而文学里的村庄,则是作家的审美创造,作家的情感、思考,甚至他的来龙去脉我们都可以在他的村庄叙事中得以发现,我们研究作家笔下的村庄,就是在发现一个人,发现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甚至历史。当然,还有审美的发现,而且不止审美的发现,因为对村庄进行探究,不仅涉及美学,还要涉及文化学、叙事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甚至政治学等等学科门类。从村庄的角度切入文学史,对几十年来文学村庄世界的探险寻幽,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这里有“百年老村”,也有崭新的“新农村”,它们是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政治的记录纸,是展示各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博物馆,当然,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是揭示中国农民、中国作家人格世界精神世界的阿里巴巴宝库。从这些乡土文学中的村庄出发去发现乡土文学的嬗变,与那些把“乡土”或“乡村”当成研究对象的宏大研究相比,是一种更具体更微观的原点性考察。我们会在这群排列在不同时空中的村庄上,更多地发现文学的秘密,文化的秘密,还有人的秘密,历史的秘密。把村庄作为研究标本,无疑,学术价值是重大的。

上编：通往村庄之路

